



迷离地带

The
TWILIGHT
ZONE

(美) 马丁·哈里·格林伯格
理查德·麦瑟森 著
查尔斯·G·沃
史国强 译

同名电视剧成为美国最经典的科幻恐怖剧集

迷倒小说家斯蒂芬·金、导演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等大师

令人拍案叫绝的惊悚感，挑战每一位读者的神经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迷离地带

The
TWILIGHT
ZONE

(美) 马丁·哈里·格林伯格

理查德·麦瑟森 著

查尔斯·G.沃

史国强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迷离地带 / (美) 格林伯格, (美) 麦瑟森, (美) 沃著; 史国强译. —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-7-5143-0627-9

I. ①迷… II. ①格… ②麦… ③沃… ④史… III. ①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7135 号

迷离地带

作 者	[美] 格林伯格 [美] 麦瑟森 [美] 沃
译 者	史国强
责任编辑	张 晶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7
版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0627-9
定 价	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目录 contents

1 序

卡洛尔·塞林

- 3 大概是做梦
- 11 遁形
- 26 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
- 31 有求必应
- 46 人嚎
- 61 幽谷传说
- 74 丛林
- 95 为人服务
- 103 小姑娘不见了
- 116 四点钟
- 120 换岗
- 132 按照他的形象
- 155 死船
- 174 死胡同
- 203 为安妮送上一首挽歌
- 218 惊魂 20000 尺
- 234 萨尔瓦多·罗斯的自我完善
- 245 长途电话
- 257 猫头鹰溪水桥上发生的事

查尔斯·博蒙特

理查·麦

林恩·A. 维纳布尔

刘易斯·帕基特

查尔斯·博蒙特

曼利·威尔曼

查尔斯·博蒙特

达蒙·奈特

里查·麦

普莱斯·戴伊

安·瑟林—沙顿

查尔斯·博蒙特

里查德·麦瑟森

马尔科姆·詹姆士

查尔斯·博蒙特

里查德·麦瑟森

亨利·斯利沙

里查·麦

安布鲁斯·比耶斯

序

卡洛尔·塞林

罗德·谢林公开坦白他爱读恐怖小说、幻想小说和超自然的小说，对于承认这一点他并没有不好意思。他是读爱伦·坡和拉夫科克夫特长大的，所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推出最新“暮光”系列之后，他马上把当时最负盛名的幻想小说家招至麾下，你们将在下面的小说里与他们中的很多人相见。

数年之后，艾美奖将“暮光”系列送与罗德，这时他说：“朋友们，都过来，这是一只火鸡，大家都有份。”其实他是说给两个朋友听的：里查德·麦瑟森和查克·博蒙特，他们三人联手完成了早期《暮光地带》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品。罗德选择博蒙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因为有人说过，其实博蒙特就生活在《暮光地带》里。当时热情高涨的博蒙特还说，如果“暮光”系列能成功的话，“每个绿血迷的梦想都将变成现实，我们就能定时为读者推出一流的科幻和魔幻小说。”后来罗德又去拜访麦瑟森，这更是顺理成章的，因为麦瑟森这个作家变化无穷，善于安排故事，而且在这一流派里的成就是众人皆知的。在他的记忆中，为“暮光”系列写作是最高兴的事了。他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，但他们精神相通，所以他们联手之后推出了最为成功的、最有原创性的“暮光”

系列。

当你阅读这些故事时，你将走入更为私密的空间，在那里流连忘返，那里有我们最为原始的恐惧、希望、幻想，连同噩梦。读者在这里将发现陌生的美丽，稀奇的幽默和冷飕飕的恐怖。当然我们还希望读者能从中发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爱、担心与承担，因为后者也是《暮光地带》里不可缺少的成分。

下面你们将读到“暮光”系列里最有纪念意义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。这个集子里选入的故事个个充满灵感，五光十色，都是作者原创的故事。之所以要推出这个小说集，也是要将一顶桂冠送与我们的小说家，因为他们的想象力，《暮光地带》才能变为现实。当你开始在下面的文字中旅行时，不要忘记宇宙中的一般法则在这里并不适用；当然你也没有必要携带行囊，旅行中你要用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你的想象力。

暮光族，这个神秘而古老的种族，一直生活在人类的边缘地带。他们拥有着超乎寻常的力量，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们将探索他们的起源、他们的生活，以及他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。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口，让你感受到那种既神秘又令人着迷的氛围。在这个系列中，你将看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，一个充满了未知和探索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你将体验到那种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能感受到的刺激和冒险。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旅程，让你在这个系列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神秘和惊喜。在这个系列中，你将看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，一个充满了未知和探索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你将体验到那种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能感受到的刺激和冒险。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旅程，让你在这个系列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神秘和惊喜。



大概是做梦

查尔斯·博蒙特

“请坐。”心理医生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有些发旧的皮沙发。赫尔一下子坐了下去。他本能地向后靠去。一阵眩晕传遍全身，他的眼皮垂落下来，仿佛是窗锤，黑暗袭来。他马上跳起来，用手拍打右边的面颊，然后又拍了拍左边，用力拍。“抱歉，医生。”他说。

心理医生点点头。这个人身材高大，还很年轻，不过一点都不像维也纳人。“你喜欢站着？”他轻轻问道。

“喜欢？”他把头向后一仰，笑了起来，“好，喜欢！”

“我好像不太明白。”

“医生，我也不明白。”他用力掐左手，把手掐疼了才停下，“不，不，别听我的。我理解，这才是整个问题所在。我能理解。”

“你——你想告诉我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不是。”他心想，如此回答显得傻乎乎的。你帮不了我，谁也不行。就我一个人！“不用再提了。”他说完朝门口走去。

心理医生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他的声音既友好又关切，但又并不想让他领情，“一

走了之对你没什么好处，是不是？”

赫尔犹豫片刻。

“不必当真。其实，一走了之常常是最好的答案。但我不知道你的问题。”

“杰克逊医生没和你说起我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他说他把你送过来，他以为你能把症状都说明白。我仅仅知道你的名字是菲利普·赫尔，31岁，很长时间都无法入睡。”

“是的，很长时间……”准确地说，72小时，赫尔一边想一边扫了一眼钟表。72个可怕的小时……

心理医生取出一根香烟。“你是不是——”他开始说话。

“无聊？上帝，是无聊。我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人！我想永远睡下去。你明白，这不过是我的想法，我想。我不想醒过来。”

“请。”医生说。

赫尔咬咬嘴唇。他想，这没什么意义，但他还能做什么呢？他能到哪去呢？“我可以走走吗？”

“倒立，如果你喜欢。”

“那好。我抽你一根香烟。”他把烟吸入肺子，然后走向窗户。这是14楼，下面的玩具人和玩具车还在移动。他注视下面的人和车，心里在想：这家伙是正确的。敏锐，智慧，与我想的大不相同。谁知道呢——也可能有些好处。“我知道从哪里开始。”

“无所谓。开始对你来说可能更容易。”

赫尔不停地摇头。他想，何为开始？有这回事吗？

“不用当真。”

停了好一阵子之后，赫尔说：“我10岁时发现人的意识是有力量的。反正大概是在那个岁数，我们在卧室里有一个挂毯，那个东西很大，和地毯不相上下，四周还有花边。那上面有一群士兵——拿破仑的士兵——骑在马上。他们都站在悬崖边上，第一匹马前腿腾空抬起。我母亲告诉我，如果我总是盯着挂毯看，那些马就能动起来。她说马能翻下悬崖。我试过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她说：‘你要用时间。你心里要想这回事。’于是，每天晚上上床之前我都要坐在那里盯住这该死的挂毯。后来终于出事了，那些马，还有马上的士兵，都翻到下面



去了……” 赫尔掐灭香烟，开始踱步，“我被吓坏了。等我再一看，连人带马又回来了。这成了我的游戏。后来，我又试了试杂志上的照片。不久之后我能让火车头移动，能把气球送上天空，还能使狗张开嘴巴……想什么有什么。”

他顿了顿，用手梳了一下头发，说：“你以为这还不太特别，小孩都有这个经历，比如站在衣柜前，用手电照着手指，或者把手掌合在一起……都是普通的事？”

心理医生耸耸肩。

赫尔说：“这里有所不同。有一天失去了控制。我正在读一本连环画，上面有个骑士正在和一条龙搏斗。为了好玩，我叫那个骑士把长矛放下，骑士果然照办了，龙开始追骑士，一边追嘴里还一边吐火。转眼之间龙张开大嘴，准备吞掉骑士。我眨眨眼睛，又摇摇头，结果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是说，图画并没有‘退回去’。我把书合上，然后再次打开，图画还没有发生变化。这件事当时我也没有多想。”

他走到写字台旁，又取出一根香烟。香烟从他手中滑落。

“你是不是在服神经刺激药？”心理医生一边问一边看着赫尔从地上捡起香烟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每天服多少粒？”

“30？35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有效果。服药后你无法协调。我想吉姆警告过你吧？”

“是的，他警告过我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继续，后来又发生什么了？”

“什么也没发生。”赫尔等心理医生点上烟，“有一阵子我几乎把这‘游戏’都忘到脑后了。等我到了13岁，开始生病，风湿性心脏病——”

心理医生靠过来，紧锁双眉，“吉姆允许你吃35粒……”

“不要打断我！”他不想提那件事：那些药都是他从伯母那里弄来的，杰克逊医生对此一无所知。“我要经常躺在床上，没有活动，几乎把我憋死了，于是我开始读书，听广播。一天夜里我听了一个鬼故事，名字是《隐士的洞穴》。故事讲一个男人淹死之后又回来找他的妻子。我父母都出去看电影了，家里就

我一个人。我不停地想那个故事，想象鬼魂。我甚至告诉自己鬼魂就在衣柜里。我知道鬼魂没在里边，我知道鬼魂根本就不存在，真的。但我的脑海中有个声音在说：‘把目光转向衣柜。小心那扇门。菲利普，鬼就在里边，他马上要出来。’我找来一本书想要阅读，但我抑制不住还是要朝柜门张望。柜门开了一道缝，后面漆黑一片，很安静。”

“那扇门动弹啦？”

“说得对。”

“你说的这些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
赫尔说：“我知道，都是我的想象。确实如此，我当时就知道。但是——我还是挺害怕。好像有个鬼魂打开柜门！这才是问题所在。医生，意识。意识是一切。如果你觉得胳膊疼，其实又毫无原因，但你还是觉得胳膊疼……我母亲死了，因为她觉得她得了绝症。尸体解剖之后发现是营养不良，根本没病。但她还是死了！”

“对此我提不出反对意见。”

“那好。我不希望你告诉我问题都出在我的脑子里，我知道哪里有问题。”

“继续说。”

“他们告诉我我的病无法根治，我今后要小心才行。都是因为心脏。不能过度锻炼，不能爬楼梯，不能长途跋涉，不能受惊吓。他们说，惊吓能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。不好。上面就是我的问题。从学校出来之后我找了一份没有压力的工作，不刺激，数字，把数字加在一起，仅此而已。好几年太平无事。然后又来了。我从报上知道有女人夜里上车，刚好要检查一下后座，发现有个男人藏在下面，等在那里。这件事我总也忘不了，后来开始在梦里出现。每天夜里，我一钻进汽车就用手拍拍车后的座椅，然后才能感到满意。后来我开始想：‘如果我忘记检查又能怎样？’或者，‘如果后面的东西不是人又能怎样？’我开车回家要经过桂花谷，你知道那段路很难开，35英尺的陡坡要一路开下去。我开到一半的地方就觉得，车后有人……有东西！藏在暗处，胖乎乎的，还发光。我通过后视镜一看，能看到他的手正要掐我的喉咙……大夫，还有，你要理解我。我知道这都是我的想象，我毫不怀疑车后的座是空的——见鬼，车门都锁上了，还检查了两遍！我对自己说：‘赫尔，你总是这么想，你就能看见那双手。’



那可能是别人车灯照出的效果，或者什么都没有——但你能看见那双手！后来有天夜里，我真看见了！’汽车滑行好几次，顺着大堤朝下开。”

心理医生说：“等一下。”医生说完起身打开一台小录音机。

“我知道意识有多强大。”赫尔继续说，“我知道鬼魂和魔鬼确实存在，他们就在那里。有一次，一个鬼魂差点害了我！”一个烟头在皮肉上狠狠捻了一下，一缕烟顿时冒了出来，“杰克逊医生后来告诉我，如果再有一次严重的震惊，那我必死无疑。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做梦。”

房间内安静下来，唯一的声音来自远处的汽车喇叭，嘀嗒的钟表和打字员手下啪啪的打字机，还有赫尔痛苦的呼吸。赫尔说：“他们说梦几秒钟就能忘记，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。这都不重要。梦停留的时间好像要长一些。有时我能梦到一生；有时几代人都能在梦里出现。偶尔时间彻底停止，时间停在那里，要进入永恒。我小时候看过《闪光系列》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很喜欢的。等最后一集演完，我回家就开始做梦，一个晚上一集，栩栩如生。我醒来之后还能记住。我把内容都写了下来，免得忘记。是不是有点疯？”

“不。”心理医生说。

“反正我做了。我读完欧兹连环画和巴劳斯连环画之后，出现了同样的事。我也没有刻意回避。等我15岁之后，梦就少了，偶尔才有梦。后来是一周之前——”赫尔停下，他问洗手间在哪里，然后走进去将凉水泼到脸上。他回来后站到窗户旁边。

“一周之前吗？”心理医生一边问一边翻转录音带。

“我11:30上床，还不太累，但我想休息，都是为了我的心脏。刚躺下梦就来了：我正沿着威尼斯码头行走，时间接近午夜，那里有很多人，到处都是人，你知道经常光顾那里的人——水手，花枝招展的女人，穿皮夹克的小伙子，小商贩还在做生意。你能听见滑道上隆隆的过山车，过山车里的人大声尖叫；你能听见钟声和礼炮声，还有伴着风琴疯狂的歌声。远处是大海，还在动。所有的东西都是明亮的，低俗的，廉价的。我走了一阵子，脚底踩上了口香糖和苹果糖，心想我怎么上这来了。”赫尔闭上双眼。他又猛然睁开眼睛，用手揉了揉，“离尽头还有一半，刚过拱廊，我看见一个女孩，她大概有二十三岁，白上衣，又瘦又高，戴了一顶滑稽的白帽子。她光着匀称的双腿，腿被太阳晒得黝黑。

她就一个人。我停下来注视她。我记得当时想：‘她一定有男朋友。她男朋友一定在附近。’但她好像不是在等人或找人。我下意识地跟着她。两人有距离。

“她走过几个游乐场，然后在一家名叫‘鞭子’的游乐场停下来，走了进去，开始骑木马。空气很热，木马转起来，她的衣服都贴到了身上。这些她并不在乎，她扶着把手，闭上双眼——我不知道，她好像如痴如醉。她开始大笑，高音的，很有乐感。我站在围栏外面注视她，心想如此漂亮的姑娘怎么能在廉价的游乐场里大笑，而且是她一个人，在半夜里？接下来我的手僵在围栏上，因为她突然朝我望过来。木马每转一圈，她都要看我一眼。她的目光似乎在说：不要走开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动……”

“木马停下，她走出来，朝我走来。我们好像彼此相识多年，她拉过我的手，很自然，说：‘赫尔先生，我们在等你呢。’她的嗓音既深沉又温柔，靠近之后，她的面容比刚才还要漂亮。丰满的嘴唇，有点湿润；黑色的眼睛在闪烁；她的皮肤白皙，微微发光。我没有回答。她又笑起来，用手拽拽我的衣袖，说：‘亲爱的，过来呀。我们没有多少时间。’我们开始散步，然后几乎是跑向了一辆过山车，在游乐场里最高的一辆。我知道我不能坐过山车，因为心脏不好，但是她就是不听。她说为了她，要我上车。于是我们购票入场坐在第一排上……”

赫尔屏住呼吸，片刻之后才呼出一口气来，慢慢地。他把话说出来之后，觉得保持清醒更为容易。

他说：“这是第一场梦的结尾。我醒来时浑身是汗，不停地颤抖，整天都在想梦里的事，不知道梦是从哪里来的。威尼斯码头我仅去过一次，还是跟母亲去的，多年之前。但那天夜里，就像看连环画时发生的，那场梦又从结尾的地方开始了。我们坐在椅子上，我记得是很粗糙的皮子，上面有裂缝，有的地方皮面脱落。扶手是铁的，上面涂着黑漆，黑漆有脱落的地方。

“我要下来，心想，应该马上下来，现在不下来就晚了！但那个女孩拉着我，我们在一起，紧紧靠在一起。如果我为她做这件事，她就属于我了。‘求求你！求求你！’然后过山车启动。抖了两下，孩子们开始尖叫；索链咔哒咔哒响个不停，将过山车朝上面拉去；越来越高，慢慢地……现在都晚了，什么都晚了，过山车爬上陡峭的木质小山。

“过山车走了三分之一，女孩还抱着我，紧紧地靠在我身上……我又醒了。



第二天夜里，我们走得又远了一些。又过了一天，我们走得更远一些。我们一点一点朝山上走去。我们到一半的时候，姑娘开始吻我，还大笑。她对我说：‘朝下看！朝下看，菲利普！’我朝下一看，发现下面的人很小，汽车也很小，所有的东西都失真了。

“后来我们马上就要爬到山顶。夜很黑，风很大，而且还挺冷的。我很害怕，怕得连动都不敢动一下。女孩笑得更响亮，她的双眼充满奇怪的目光。我记得当时别人都没注意到她。售票员接过两张票，还左右张望。

“我高喊：‘你是谁？’女孩说：‘你不知道吗？’她站起来把扶手从我手中抽走。我朝前一靠要夺回扶手。

“这时我们到达顶点。我看见她的表情，马上知道她的用意：我明白。我想返回座位，但我觉得她双手正抓着我，我听到她的笑声，高兴的笑声，然后——”

赫尔一拳打在墙上，他顿了顿，想恢复平静。

片刻之后，他才又接着说：“医生，这是全部经过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不敢入睡。如果我睡觉的话，最后就得面对那个结果，这我知道！——那场梦还将做下去，我的心脏受不了！”

心理医生按了一下桌上的按钮。

赫尔继续说：“她是谁都不重要，反正她要把我推下去，我要掉下去，好几百尺。我能看见从下面朝我扑来的水泥地，我能感到与地面接触之后那可怕的疼痛——”

传来咔哒一声。

房门打开。

一个女孩走了进来。

心理医生说：“托马斯小姐，请你认识一下——”

菲利普·赫尔大喊一声。他盯住身穿白色护士服的女孩，朝后退了一步。

“哦，耶稣呀！不！”

“赫尔先生，这是我的接待员托马斯小姐。”

赫尔大喊：“不！就是她。是她！我知道她是谁，上帝救我！我知道她是谁！”

身穿白衣的姑娘朝屋内小心翼翼地迈了一步。

赫尔再次大喊，双手挡住脸，转身想跑。

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拦住他！”

赫尔感到窗台顶在膝盖上造成的剧痛，而且马上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他胡乱朝外摸索，想要抓住东西。但太晚了。仿佛被一股力量吸引，赫尔从敞开的窗户翻了下去，跌入外面冷飕飕的清澈的风里。

“赫尔！”

大头朝下从上面栽了下去，经过13层楼那灰色的坚硬的混凝土，他的意识还没有停止，他连眼睛都没闭上……

“我想他死了。”心理医生说从赫尔的手腕上拿开他的手指。

穿白衣的姑娘吓得喘了口气。她说：“但刚才，我看见他，他还是——”

“我明白，很滑稽；他进来之后我请他坐下，他坐下了。还没到两秒钟他就睡着了，然后他大喊一声，你听见了……”

“心脏病？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

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“是的。”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。他说：“有人死得比他还惨。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。”



遁形

理查·麦

周六一大早：

我真不敢写出来，玛丽发现怎么办？那又怎么样？结尾，这才是重要的，在窗外徘徊5年。

但我一定要写下来。我早就开始写作了，要不写在纸上，我就无法平静。我要把话写出来，心里才能太平。但要把事情变简单实在太难，把事情搞得复杂又太容易。

回想过去的那几个月。

从哪里开始的？当然是一场争吵。我们结婚之后大概吵了无数次。原因都是一个，那才叫恐怖呢。

钱。

玛丽说：“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写作，问题是我们欠的账到底付不付？”

“欠的什么账？”我说，“生活用品吗？不，都是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。”

“用不着！”吵架开始。上帝，生活中没有钱怎么能行！反正离不开钱，缺钱的时候钱真的成了一切。心里想着钱钱钱，我怎么能写下去？电视，冰箱，

洗衣机——还都没付钱呢。还有她要的床……

这还不说，我——我睁大白痴的双眼——还在添乱。

我为什么要跑出公寓？我们吵架了，对，但我们以前也吵过。虚荣，都是因为虚荣。写了7年——7年哪！——我从写作中赚了316美元。我现在依然在夜里打字，那倒霉的零工，玛丽不得不和我一道受罪。上帝知道她有权怀疑。她有权要求我接受吉姆在杂志社为我准备的工作。

都取决于我。承认自己不行，接受人家的施舍，之后皆大欢喜。晚上不用熬夜。玛丽可以按照她希望的方式、她应该的方式留在家里。正确的选择，仅此而已。

不过，我总在做出错误的选择。上帝呀，这使我感到恶心。

我，与麦克外出。我们二人都傻乎乎的，想要与简和莎丽见面。一连数月，我们都是白痴，但我们对如此明显的事实又视而不见。为着新的经验忘乎所以，玩得好不痛快。

昨天夜里，我们两个结了婚的男人和那两个姑娘进入俱乐部的公寓……

不能把话说明白吗？我是不是有所担心，软弱无力？傻子！

通奸者。

怎么能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！我爱玛丽。爱得很深。虽然我爱玛丽，但我还是做了那件事。

而且我还乐此不疲，那件事因此变得更为复杂。简这个人善解人意，充满激情，象征着失去的那些东西。确实好。我不能说不好。

但又怎么能说这是好事呢？又怎么能为狠毒欢呼呢？整个事都颠倒了，乱成一团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叫人好不烦恼。

周六下午：

她竟原谅我了，感谢上帝。我再也不与简见面了。此后大家都能消停下来。

今天早晨我坐在床上，玛丽已经醒了。她睁大眼睛望着我，然后又看看钟表。她始终在哭。

“你到哪去了？”她害怕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小姑娘的声音说话。

我告诉她：“我和麦克在一起。我们整夜都在喝酒聊天。”



她又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慢慢拉过我的手压在她的面颊上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还没说完泪水就流了出来。

我把脑袋靠在她的脑袋上，如此一来她就无法看见我的表情。我说：“哦，玛丽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我不能告诉她。她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不能失去她。

周六晚上：

我们下午光顾门德尔家具店，买了一张新床。

“亲爱的，我们用不起。”玛丽说。

“无所谓。那张老床都要散架子了。我希望孩子能睡在有档次的床上。”

她幸福地吻了我一下。她在床上跳来跳去，活像个兴奋的小孩。她说：“哦，感觉真松软！”

皆大欢喜。唯一烦心的事是今天递过来的那些新账单，还有我最近无法开始的故事。我写的小说也不顺心，稿子被退了5次。伯尼出版公司不能再退稿了，他们读稿如此之慢。我指望这一次。写作这件事早晚能成功，其他事也不例外。我越来越觉得等待我的是一片光明。

总之，玛丽是对的。

* * *

周日晚上：

更多的麻烦。又吵了一次。我连吵架的原因都不知道。她默不做声，我怒火中烧。我心神不宁就没法写作。这是她知道的。

我想给简打电话，她至少对我的写作感兴趣。我心烦意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喝醉酒，从桥上跳下去，等等。婴儿真幸福，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简单的，有点饿，有点冷，还有点害怕黑暗。不过如此。为什么要长大呢？生活变得太复杂了。

玛丽喊我过去吃晚饭。我没有食欲。我不想留在家里。或许我应该给简打电话。不过是问候。